

馬列主義叢書

斯大林著

論蘇聯土地政策
底策政地土聯蘇論
幾個問題



外國文書出版局出版

5
C
(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林大斯

題問個幾底策政地土聯蘇論

義主思克馬在日七十二月二十年九二九一）
（說演的上議會表代家專題問地土



版出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一五九一

明 聲 局 版 出

題問個幾底策政地土聯蘇論著林大斯版本
學列恩馬設附央中（布）共聯按係，書一
政立國聯蘇）卷二十第集全林大斯編所院
。出譯（版年九四九一局版出籍書治

校 譯 眞 唯

目次

(一) 「平衡」論·····	七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九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一二
(四) 城市與鄉村·····	一七
(五) 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二一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二五
(七) 結論·····	二九
簡要註釋·····	三一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

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現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事實，引起大家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大規模增長的事實。

現今集體農莊運動底特點，就在於現今不像從前那樣只有個別貧農集團加入集體農莊，而且連大批中農也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已從個別勞動農民集團和個別勞動農民階層的運動變成幾百萬幾千萬基本農民羣衆的運動了。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即集體農莊運動既已具有強大的日益增長的反富農的巨浪性質，於是它就掃除了自己發展途程上所有的富農反抗，擊破富農並在農村中開闢着廣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

可是，如果說我們有根據以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許多實際工作成績自豪，那末關於我們在一般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工作成績，却就不能這樣說了。並且必須承認：我們的理論思想趕不上我們的實際工作成績，在實際工作成績與理論思想發展間有些隔離。其實，我們的理論工作不僅必須趕上實際工作，而且必須走在實際工作前面，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勝利。

我現在不來多講理論底意義。你們關於理論底意義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就能賦予實際工作者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認識的前途，進行工作的把握，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念。凡此種種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是有巨大的意義，而且是不能不有巨大的意義。不幸我們正是在這一方面，即在我國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却開始跛起腳來。

如果不然，那為什麼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裏，關於我國經濟問題總還流行着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呢？如果不然，那為什麼這些理論和所謂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遇到應有的回擊呢？如果不然，那為什麼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原理，這些最能打破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武器，竟開始被人忘掉，却不在我們的刊物上廣加宣傳，不被提到最前面呢？若不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去對資產階級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敵人，這難道難於瞭解麼？

新的實踐產生出對於過渡時期經濟諸問題的新的看法。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結合問題以及黨政策問題，都應有新的提法。爲要不落後於實踐，就須立刻根據新環境來研究這一切問題。否則無法打破各種模糊我們實際工作者頭腦的資產階級理論。否則無法剷除這些成爲頑固偏見的理論。因爲只有對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偏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列主義底陣地。

現在我就要把這些叫作理論的資產階級偏見拿出幾個來批判一下，並在說明我國建設幾個樞紐問題時來揭示這些偏見毫無根據。

(一)「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共產黨員中間至今還流行有硬說我國國民經濟各部分彼此應該「平衡」的所謂「平衡」論。這個理論當然是與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可是，這個理論却由右傾份子營壘中的許多人所宣傳着。

按這個理論說來，我們這裏首先有社會主義的經濟部分，——這是一個木桶；同時我們這裏還有非社會主義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部分，——這是另一個木桶。這兩個木桶位置在不同的軌道上，並排向前滾去，和平共處，不相抵觸。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線是不會交合的。可是，這個高明理論底創作者却認為這兩條平行線總有彼此交合的一天，而當它們一交合起來時，我們就會有社會主義了。這個理論沒有覺察到，在所謂「木桶」後面是站立有相當階級的，這兩個「木桶」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在生死的鬥爭中，在以「誰戰勝誰」為原則進行的鬥爭中運轉的。

不難瞭解：這個理論是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不難瞭解：這個理論在客觀上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底陣地，用一種「新」理論武器把富農份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底陣地。

然而，這個理論直到現在還流行於我們的刊物上。並且不能說它遇到過我們理論家方面的嚴重回擊，更不用說致命的回擊了。這種荒誕的情形若不是由於我們理論思想界落後，又是由於什麼呢？

可是，只要從馬克思主義寶庫中拿出再生產論來和各部分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把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的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教導說：現代社會若沒有逐年增加的積累，便不能發展，而逐年增加的積累又非有逐年擴大的再生產不可。這是顯而易見和不言而喻的。我們的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論發展着，因為它的容量逐年增加，它有自己的積累，並一日千里地向前進展着。

但是，我們的大工業並沒有概括全部國民經濟。恰恰相反，我們國民經濟中至今還是由小農經濟佔有較大的比重。能不能說我國小農經濟是按照擴大再生產原則發展的呢？當然不能這樣說。我國小農經濟大部分不僅不是逐年實現擴大再生產，反而甚至很少有可能實現單純再生產。試問，具有着一個既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而又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有較大比重的小農經濟作為農業基礎，是否可能加快速度推進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呢？當然是不可能的。是否可能在一個較為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於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即建築於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呢？當然是不可能的。長此以往，全部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擴大農業規模，使它成為能夠實行積累和實現擴大再生產的經濟，這樣來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

但是，怎樣擴大農業規模呢？

為要達到這一步，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即以在農業裏培植資本主義

的辦法使農業成爲規模巨大的農業的道路，其結果是使農民陷於貧困而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反對這條道路，因爲這條道路是與蘇維埃經濟不能相容的。

還有另外一條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即是在農業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道路，其結果是使小農戶聯合成爲巨大集體農莊，這種農莊是用技術和科學武裝起來而有可能往前發展的，因爲這種農莊能實現擴大的再生產。

所以問題是這樣：或者是走第一條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條道路，或者是向後退到資本主義，或者是向前進到社會主義。沒有並且也不能有任何第三條道路。

『平衡』論就是企圖規定出第三條道路。正因爲它指望着第三條（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由此可見，只要拿出馬克思底再生產論來和各部分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把後一理論打得粉碎。

爲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不幹這件事情呢？究竟誰需要使這種令人發笑的『平衡』論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物上，而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却被置諸高閣呢？

（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二個偏見，來說第二個資產階級式的理論。我所指的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這個理論雖與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但它却由右傾營壘中的同志們所極力宣傳着。

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所說的約如下述。從前我們這裏有過資本主義，當時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着，而農村却自發地、自流式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照着資本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改組着。既然資本主義下的情形曾是這樣，那末蘇維埃經濟制度下的情形又爲何不能是這樣呢？爲什麼農村，小農經濟，不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照着社會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改組呢？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根據這點，就認定農村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由此就發生一個問題：既然農村能自然而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那末我們是否還值得爲組織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操心呢，我們是否還值得爲此而努力奮鬥呢？

你們看，這又是一個客觀上要想給予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一種新的武器去反對集體農莊的理論。

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實質是毫無疑義的。

這個奇怪理論混亂着我們那些集體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底頭腦，而我們的理論家却至今還沒有花點工夫去痛斥這個奇怪理論，這難道不是很奇怪麼？

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城市對於細小個體農民鄉村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爲如此，所以工業就具有改組農業的作用。可是，單靠這一個因素是否已足夠使小農鄉村本身自流式地跟着城市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呢？當然是不夠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原是自流式地跟着城市走的，因爲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個體經濟在基本上是同一類型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但它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經濟同一類型的，因爲它依據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列寧在評論布哈林所著過渡時

「期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具有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即具有與『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趨勢』相反的趨勢²。正因為如此，所以『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³（列寧語）。

能不能說小商品農民經濟在基本上也是和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同一類型呢？很明顯的，不離開馬克思主義是不能這樣說的。否則列寧就不會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⁴。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乃是一種腐敗的反列寧主義的理論。

由此可見，爲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面外，還須在農村裏培植巨大社會主義農莊，即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作爲社會主義根據地，它能引導基本農民羣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城市只有在鄉村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按照社會主義新軌範來改造鄉村，才能引導小農鄉村前進。

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至今還沒有遇到我們土地問題理論家方面應有的回擊，這是很奇怪的。

* 着重點是列寧加的。——斯大林註。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三個偏見，來說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反對馬克思主義認定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這個著名提綱，說這個提綱只能在工業中發生效力而在農業中是不適用的。宣傳這個理論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如達維特和格爾茨一班人，企圖「倚據於」如下一件事實，即小農吃得苦，忍得住，甘願為保留自己一小塊土地而不惜挨受千辛萬苦，所以小農民經濟在與巨大經濟鬥爭時就表現出一種穩固性。

不難瞭解：這種「穩固性」是比任何不穩固性都要壞些的。不難瞭解：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持的唯一目的，是要讚美和鞏固那使千百萬小農羣衆遭受破產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因為它持有這樣一個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把這個理論打破。

然而現今問題並不在此。現今問題是在於我們的實踐和我們的實際情況提供出許多反對這個理論的新證據，而我們的理論家却不知為什麼竟不願意或不能夠利用這個新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我所指的就是消滅土地私有制而把土地收歸國有的實踐，這種實踐是使小農拋棄他那種像奴隸一般忠順於自己小塊土地的態度，因而易於從細小農民經濟過渡到巨大集體經濟的。

究竟是什麼東西在過去，現今並且將來還會把西歐那裏的小農束縛於小商品經濟呢？首先和主要是由於他擁有一小塊私有土地，由於存在有土地私有制。他多年積蓄金錢，以求買得一小塊土地，而他買得這塊土地後，自然不願和它離別，寧願挨受萬般痛苦，寧願過牛馬生活，只求保持自己這一小塊土地，即他那個人經濟底基礎。

能不能說這個因素在我們這裏，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也是如此發生作用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其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正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們這裏的農民也就沒有抱着如像西歐那裏的農民一樣奴隸般忠順於小塊土地的態度。而這個情況是不能不便利着小農經濟轉入集體農莊軌道的。

這就是農村巨大經濟即農村集體經濟能很容易在我們這裏土地國有化條件下表明它優勝於細小農民經濟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而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律底偉大革命意義所在的地方。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擁有新論據來駁倒那班妄說小農經濟在和大經濟鬥爭中能表現穩固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為什麼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不充分利用這個新論據去反對所有一切資產階級理論呢？

我們實行土地國有化的時候，就中是根據那些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在馬克思底名著剩餘價值論中以及在列寧專論土地問題而成為最豐富理論思想寶庫的著作中所發揮的理論前提出發的。我所指的就是一般地租論，特別是絕對地租論。現在看得很明顯的，是這些著作底理論原理已由我們在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燦爛證實了。

令人莫解的只是為什麼如查楊諾夫一類「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理論竟應在我們的刊物上自由流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地租和絕對地租論的天才著作却竟不應普遍宣傳和提到最前面，竟應置諸高閣呢？

你們大概記得恩格斯所寫的「農民問題」這本著名小冊子。你們當然記得恩格斯該是多麼慎重看待小農引入協作經濟道路即引入集體經濟道路的問題。讓我從恩格斯這本小冊子裏引證一段關於這個問題的言論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其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你們看，恩格斯該是多麼慎重看待把個體農戶引入集體制軌道的問題呀。恩格斯這種驟然看來未免過分慎重的態度，究應怎樣來解釋呢？他在這裏是根據什麼情形出發的呢？他所出發的顯然是有土地私有制存在，農民還佔有「他們那一小塊」土地而難和這塊土地別離的情形。西方農民就是如此。存在有土地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農民就是如此。在這裏當然是須要十分慎重的。

能不能說我們蘇聯這裏也有同樣的情形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其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把農民束縛於個體經濟的土地私有制。其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我們這裏有便利着個體農民轉上集體制度軌道的土地國有制。

這就是近來我國集體農莊運動發展得比較容易而迅速的原因之一。

令人氣憤的，就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還沒有企圖把我國農民狀況與西方農民狀況間的這種區別儘量揭示出來。然而，這樣的工作不僅對於我們蘇聯工作人員有莫大意義，並且對於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世界各國共產黨員也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將來無產階級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奪得政權以後的初期，究竟是要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還是要在沒有這樣一個基礎的情形下建設社會主義，這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沒有關係的。

我於不久以前在刊物上發表的一篇言論（大轉彎的一年）中，發揮了一些證明大經濟在農業中優勝於小經濟的有名論據，而當時我所指的乃是巨大的蘇維埃農莊。用不着證明，這一切論據對於作為巨大經濟單位的集體農莊也是完全全適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那些已經發達而有機器和拖拉機作為基礎的集體農莊，並且是那些初步的集體農莊，即代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謂手工場時期而倚靠於農民原有農具的集體農莊。我所指的是現時在全盤集體化區域內所建立的這些初步的集體農莊，它們不過是把農民生產工具集合在一塊來耕種土地罷了。

例如，拿前頓河省 鶴普爾區裏的集體農莊來說。從表面上看起來，從技術方面看起來，這些集體農莊彷彿是和小農經濟沒有什麼區別的（機器很少，拖拉機很少）。其實，在集體農莊裏面，單祇把農民工具集合起來進行生產，就已獲得了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所想都沒有想到的一種功效。這種功效有何表現呢？其表現就是自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以後，播種面積已經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為什麼有這種「衝昏頭腦」的功效呢？這是因為農民在單獨勞動的時候本來是沒有什麼力量的，而他們把自己的農具集合起來組織了集體農莊的時候，就變成極大的力量了。這是因為在各人單獨勞動的時候有許多荒土和生地是很難耕種的，而從組織集體農莊時起，農民却有可能來加以耕種了。這是因為農民已有可能把生地拿到自己手裏來。這是因為農民已有可能動用荒原、零星小塊土地、田界以及其他等等了。

耕種荒土生地問題對於我國農業是有巨大意義的。你們知道，舊時俄國革命運動底樞紐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消滅缺乏土地的現象是當時土地運動底目的之一。當時有許多人以為缺乏土地是絕對的，即是以爲在俄國再沒有適宜於耕種的空閒土地了。而事實上究竟怎樣呢？現在看得十分明顯的，是蘇聯境內曾經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幾千萬海克脫的空閒土地。可是，農民用他們那種可憐工具是絕對無法耕種這些土地的。正因為農民當時無法耕種生地荒土，所以他們也就趨向於耕種『熟地』，耕種屬於地主的土地，耕種在單獨勞動時便於用農民工具來耕種的土地。這就是『缺乏土地現象』底基本原因。因此，無怪乎我們的穀物托拉斯現在既擁有大批拖拉機，就有可能動用約近兩千萬海克脫的空閒土地，而這些土地是農民所沒有耕種過並且是不能在各人單獨勞動時用小農工具耕種的。

集體農莊運動在其各個階段上——無論是在初級的階段或在具備有拖拉機的更發展的階段上——所具有的意義，就中正是在於農民現時已有可能去動用荒土生地了。這就是播種面積在農民過渡到集體勞動制時大大擴充起來了的原因。這就是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因。

不待說，當全盤集體化區中的初級集體農莊能得到農業機器站和農業機器隊方面的幫助，而集體農莊又有可能備置大批拖拉機和康拜因機的時候，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情形是會更加顯然的。